

2023年2月23日晚，北京保利拍卖“仰之弥高——古代书画夜场”，南宋书法家张即之信札《论书帖》引人瞩目，经过多方竞价，最终以4887.5万元高额成交。张即之出生鄞县，有专家研究认为此帖书写于张即之晚年的隐居之地，鄞县翠岩山。

我对张即之素有关注，一直想去与他相关密切的翠山寺走一趟。今年正月初，终得以成行。按手机导航，由宁波城区至目的地，不到一个小时车程。旧志载翠山寺在宁波府鄞县之西南桃源乡，现属海曙区横街镇。寺倚翠岩山而建，山溪环绕，寺前石拱桥引人瞩目。往里再走些路就是四明山大雷村。寺前有古道，系通向四明山的主道之一，旧时从横街方向来四明山，要翻越藤岭、江村岭，并从翠山寺旁边经过。

翠山寺始创于唐代咸通十三年，其历史比现存宁波市区的咸通塔晚了几分。说起来，寺的创建无甚传奇：是年，知县邵尹焯隐居于翠岩山麓，因好佛，舍地基一亩建立邵氏庵，并延请无为和尚主持，这就是翠山寺的源头。又过了20余年，在乾宁元年，僧人增多，僧舍扩建，并命名为翠岩院。此后的漫长岁月里，寺院不断更新完善，高僧辈出，名声尤显。曾数次更改寺名。明洪武十五年，诏册天下寺名，“定鄞县翠岩为翠山禅寺”，自此寺名固定下来。现寺重建于2004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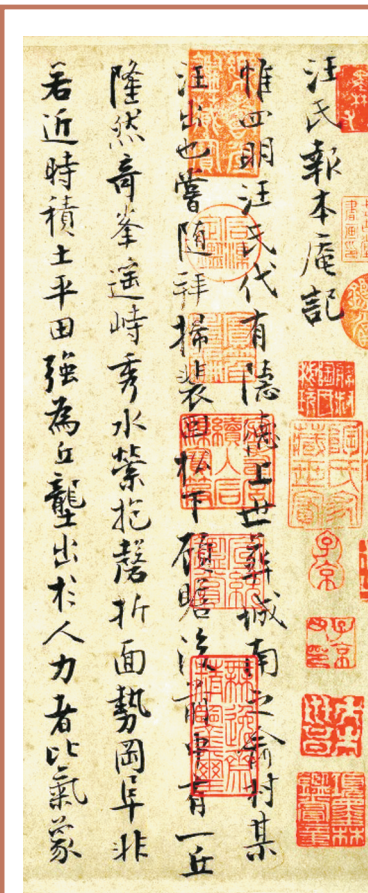


古老的寺院，常常难免火神光顾，翠山寺亦是。

明代嘉靖三十五年，一场大火，烧毁了翠山寺的佛殿、廊宇，几乎面目全非。僧众悲痛之余，蓦地在废墟发现，几叠经板却未遭殃。所谓“经板”，指刻佛经在木版上，用于印刷。中国的刻板印刷术由来已久，至宋代已经相当成熟。翠山寺的经板特别珍贵，因为那是张即之专为翠山寺所书的两部佛经：《金刚经》及《大乘妙法莲华经》。

张即之（1186—1266），字温夫，号樗寮，鄞县人，生活于南宋中晚期的大书法家，历经孝宗、光宗、宁宗、理宗、度宗五帝。张即之以一己之力，力挽狂澜，撑起了整个南宋书坛。《中国书法发展史》选取整个宋代六位代表书家：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、赵佶、张即之。张即之有“宋书殿军”之誉，意谓宋代书法的最后一位宗师。然而张即之是位谦逊之人，宋史说他“性修洁”，这点从他自号“樗寮”可见一斑：“樗”是俗称的“臭椿”，寻常植物；“寮”指陋室。简陋的住所门口种着臭椿树。更有“樗栎”的自谦词，表明自己才能低下。

张即之出身于簪缨世家，祖籍今安徽省和县。愈显贵愈低调，愈要显示自己本身的能力，此张即之



张即之《汪氏报本庵记》



张即之“方丈”榜书，藏日本京都东福寺。



张即之与宁波翠山禅寺

卢小东



张即之画像 苏文 绘



今海曙区横街镇林村，是张即之的出生地。图为林村万安桥。

卢小东 摄

的个性。其祖父三兄弟张邵、张祁、张郊都曾朝廷为官有好名声。张郊之子张孝伯，官至参知政事，生子张即之。张即之伯父张孝祥，状元及第，文采过人，所作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是中国文学永远的经典。成长于门庭显赫、读书风气浓郁之家，张即之恪守家规，勤奋好学。庆元六年，以父荫授承务郎，此年张即之才15岁。荫官，古时官二代的福利。生活的历练使张即之逐渐显现吏治才能，举进士，并在多个官位任职，后被任命为嘉兴知府。史载他为人正直，见义必为。多年从政，张即之却厌倦了官场，51岁时，引年告老，朝廷特授直秘阁致仕。

张即之回到出生地鄞县桃源乡林村，开启了他的悠闲人生，直至30年之后去世。从书法史角度，张即之创造出个人风格的高光时刻就在林村，《桃源乡志》赞扬他“素善翰墨，晚年益悟”。在风光秀丽的林村，他求索书法的灵智源源涌现，并最终以迥异于二王系统的创新面目名闻天下。《吴越所见书画录》称张即之“书法高古，名重四夷，上禁止之，虽千金欲求一时，

不易得也”。张即之书法，本人在世时，已价值千金。据考证，他现存世的30幅左右书法作品，大多书写于致仕以后。

退归后，张即之访禅问道，交游方外之士，桃源乡及以外的多所寺院留下他的足迹。他与高僧笑翁妙堪交往多年，心性互悦，尤被后人乐道。张即之尝作《请堪笑翁住翠岩寺》，邀笑翁禅师来翠岩山同住。这里的“翠岩”，实则指翠山寺，张即之最常去的一个寺院。

翠山寺离张即之林村之家鸣珂里约20里地。如果追溯一下，张氏家族兴盛佛教：张孝祥，出生在桃源乡方广院僧舍；张孝伯，翠山寺的直接关心者，谋划兴建寺院，捐资造起了高大的寺前桥，奏请把原寺名改为“移忠资福院”，名列南宋禅院之第十六位。有此渊源，加上张即之的身份，他常住翠山寺课佛修身实意料中事。



宝祐二年四月十五，张即之在翠山寺度过69岁生日。当时无蛋糕之说，或亦无围绕之众祝他生日快乐。张即之有自己的庆生方式。他临窗焚香，恭书《金刚般若经》一篇，其跋云：“即之初度之日，以天台教僧宗印所校本，谨书此经，以伸劬劳之痛。宝祐二年甲寅岁四月望，即之年六十九岁。”跋语所透露的信息，其一当然是他书写的纪年，而所云“劬劳之痛”，指父母逝世所带来的痛苦，《诗经》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”。张即之于前一年宝祐元年所书《金刚般若经》(现藏日本京都智觉院)后有记：“奉为显妣楚国夫人韩氏……”为纪念他先母而书。另，张即之61岁时所书写的《金刚般若经》(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)，则注明此为追荐亡父。故翠山寺此篇，张即之亦以写经方式，来消解失父母之痛。其二，跋语“天台教僧宗印所校本”，强调版本的重要性、权威性。试想，如果不是一个重学问的人，怎么会特别表出所抄佛经版本？校者宗印，天台教高僧，曾被宋宁宗召对，赐号惠行法师。宗印与张即之同时代，但早50余年去世。《金刚经》流传的版本甚多，或有舛误，唯宗印所校本让张即之放心，同时使持有者知道了版本来源。参阅张即之另存世的《金刚经》，同样有类似之跋。简短跋语，道出他对抄经持有慎重的学术态度，并融入了自己的情感。相比前朝抄经生机械的抄录，他的写经无疑更有文化内涵。张即之笃信佛教，一生抄录佛经无数，现存的多部楷书长卷写经巨制，是他书法成就的主要体现。据《翠山寺志》记载，张即之又书《大乘妙法莲华经》(简称《法华经》)一部，俱刊板存寺。

当我查阅张即之传世书法，特别留心“金刚”与“法华”两经。结果发现其存世作品目录中并无《法华经》；《金刚经》留有三部，除上文提及的藏于海外的两部，另

一部藏台北“故宫”，均无涉翠山寺。漫长岁月，真迹湮没实属正常。另一种可能，张即之的原件或毁于寺院刊板之时：刊板印刷的头道程序，把书稿正面粘贴在选定的木板上，雕刻工人刻去版面上无文字部分，凸出的阳文即用来印刷。当然翠山寺也可能采用了高难度的临摹刻板。此处仅作参考。



一百余年之后的明洪武六年，因寺藏经板出现了虫蛀、开裂等情况，老和尚起信发心重刊。《翠山寺志》载重刊本跋：“此经乃张樗寮先生之笔也。旧板年远销蠹，翠山禅寺耆旧僧起信，证发诚心，抽施己财，并募十方檀信，命工重刊，印施流通，普愿法界众生，同证涅槃妙觉。”《法华经》全文28品共8万多字，张即之一部抄下来，很费心血，惜其抄写过程无记载。刊板同样是一项大工程，费工时，所以要“募十方檀信”。此中需注意的是，仅见提及《法华经》，《金刚经》已遗失？假设张即之原作已佚，只依原书覆刻，字或失真。不过，寺院刊板的宏旨为印刷流通、弘扬佛教，后人着眼点只在于张即之书法，故我等所言当为翠山寺前辈大德一晒。

经板并不耐用，印刷到一定数量或保管环境欠妥，会发生损坏。又过了二百余年，明万历十六年，居士沈万信补刻《法华经》，并有跋云：“乡先贤张樗寮先生，南渡中秘阁学士也……当时常栖息于翠山禅寺，为书金刚、法华二经，而镌之翠山。今金刚亦不存，独法华在汪氏所，然漫漶甚矣……”此跋明确《金刚经》遗失，至于《法华经》经板，不属寺方，已归汪氏所有了。翠山寺附近大雷村，为汪氏聚居地，历来出过不少名人。推测在寺院衰落之际，经板流失至汪氏，且损坏严重。沈万信鄞县人，跋文言明补刻原为奉佛，以及“令后世知有樗寮也”，所以他从汪氏手中购得“而补置之，广流施焉”。

从翠山寺的南宋初版，到起信的重刻版，再到沈万信的补刻版，如果还有此三种版本经书存世，足称珍贵。



既然张即之常住翠山，或又为寺留下了其他墨迹，可从后人游翠山寺诗中略见端倪。明代鄞人张邦奇《与汪汝器宿翠山寺次韵纪事》载：“堂匾仍看秘阁裁”，寺有张即之所写匾额。明成化年间任工部右侍郎的鄞人李堂过翠山寺，留下“断碑张秘阁，遗墨翠层层”之句，他看到张即之所书残碑。

翠山寺近水楼台，得诸多即之墨宝。张即之名声在外，四明故地曾留下不少张氏书迹。成书于民国初年的《东钱湖志》记载，青山岙元代编修叶恒故宅，藏家传张即之

书《醉翁亭记》屏风，历代有雅士专来湖上赏鉴吟咏，该湖志编者按：“屏风今旧物依然，惟木质年久有朽腐处，字画大半漫漶，可认者仅百余字耳。”张即之又为东渡门额榜书“东渡门”三个巨幅大字，屹立宁波东门400余年，至康熙初年为修城者换下，时甬城名士周容黯然神伤，作歌悼之：“东门门榜悬百尺，先辈樗寮张氏笔。波磔瘦劲何老成，粉漆屡更神未失……”迄今为止，张即之唯一存留在宁波的书迹，是他为城内贺秘监祠书丹的《重建逸老堂碑并阴》，由郡守吴潜撰文。是碑立于开庆元年，历经七百多年风雨，现藏天一阁。吴潜尝游翠山寺，羡慕张即之怡乐的生活，作诗《寄张樗寮》。守庆元（宁波前称）三年，吴潜政绩斐然，尤其关心水利建设，设立了月湖水则碑，也曾修复城堞，张即之书“东渡门”，大概率为吴潜所请。

晚年的张即之名声日隆，有时他为求书者众多而烦恼，只能借故推托。如外地某君已经求得了大字，又致函张即之求其小字，并寄来一锭名墨作谢，张即之回复

道：“……若小字，则目视茫茫，如隔云雾，度不复可下笔矣！”委婉作了谢绝。此事见张氏手札《台慈帖》，巧的是，此帖正是用小字作书，字字精到，气韵生动。帖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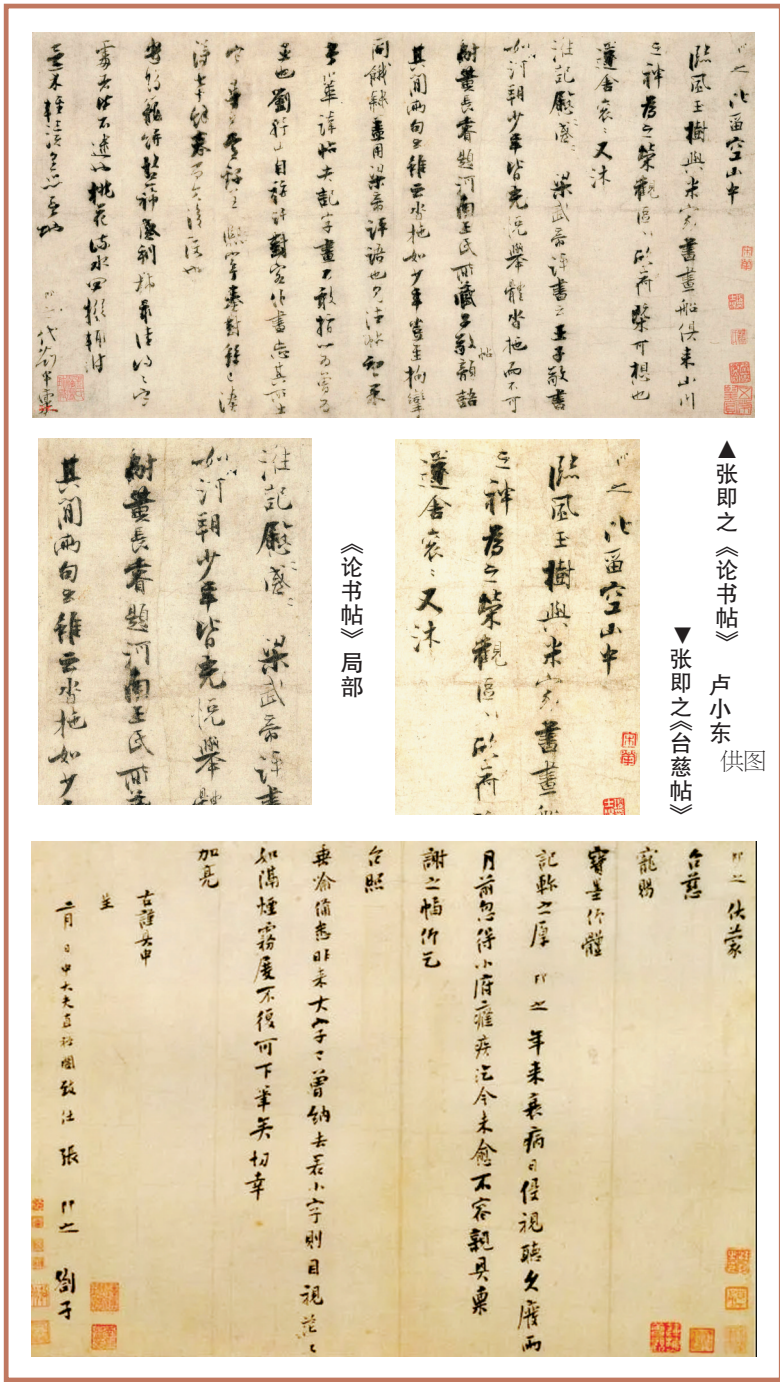
《宋史》载张即之“以能书闻天下，金人尤宝其翰墨”。张即之书法同样名重日本。东瀛人士收藏、临摹张氏书法，创作蕴含禅意的张即之风格的书法作品。日本京都东福寺藏多幅张即之榜书，其中“方丈”二字，意境孤高，气势开张，堪称张氏大字的代表作。又2022年11月4日，日本京都和聚会秋季拍卖会上，有一件被认定是张即之书法的拍品，为仅20个字的小幅纸质残简，无落款，经多轮竞拍，最终以约125万人民币（以日元换算）成交。张即之书法在日本的深远影响由此或可一窥。

日本藏张即之书法颇丰。张氏书法最初如何带到日本的呢？一种说法，带入者为端平二年来宋留学的日本僧人圆尔圆弁，他拜径山寺大和尚无准师范为师，书法学张即之，回日本时带走不少碑帖与墨迹。南宋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繁多，流入的渠道不应只有一个。翠山寺僧道璨，俗姓陶，字无文，张即之好友。宋宁宗嘉定十五年，翠山寺殿宇俱毁于火，道璨东渡日本化缘，为重建寺院作准备，并撰《著往日本化木疏》。若干年之后，道璨作《送一侍者归日本序》：“淳祐戊申春，予自西湖来四明，既笑笑翁老子，遂访樗寮隐居，于翠岩山中留十日，复归径山。”时道璨已驻锡径山，此为追悼阿育王寺方丈笑翁禅师圆寂，趁便往翠岩山访张即之道璨与日本佛门素有渊源，又与张即之友善，张氏书法经由道璨传往日本的契机明显。张即之过世后，道璨作《祭樗寮张寺丞二首》。



张即之的家在“鸣珂里”（见《桃源乡志》），位于林村的一条街巷，此处尚有史称忠宅第、余天赐宅第。我离开翠山寺后，又来到林村。古老的林村位于原广德湖西岸，流经翠山寺的桃源溪穿村而过，溪两岸人烟密集。我看到张即之曾题“桃源福地”的万安桥还在，张即之始造的隐仙桥也在。唯鸣珂里惘然不知所踪。张即之致仕隐居之后，探索书道，撰写论文，著有《桃源志》，久佚；他的《论书帖》则自述“专意录呈《熙宁奏对录》七十余卷”。张即之大量的伏案时间，或在鸣珂里，也可能在翠山寺宁静的禅房。《桃源乡志》载鸣珂里位于跨湖桥之北，跨湖桥（已毁圯）位置又在“隐仙桥之西，通鸣珂、佩玉两街”。白驹过隙，光阴悠悠，鸣珂里何处可找？我站立隐仙桥头，唯凭吊之意在焉。

81岁那年，张即之在林村家中去世，葬翠山寺之侧唐岙山，碑碣书“张大夫赐紫鱼袋即之墓”。



▲张即之《论书帖》
▼张即之《台慈帖》
卢小东 供图